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辉 主编

丰子恺

钟桂松 著

大象出版社

含着人间情味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 辉 主编

丰子恺

含着人间情味

钟桂松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钟桂松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2.9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757-X

I. 丰… II. 钟… III. 丰子恺-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262 号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

著 者 钟桂松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张静燕

装帧设计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25

印 数 1—10 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新 序

李 辉

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手稿，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如《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

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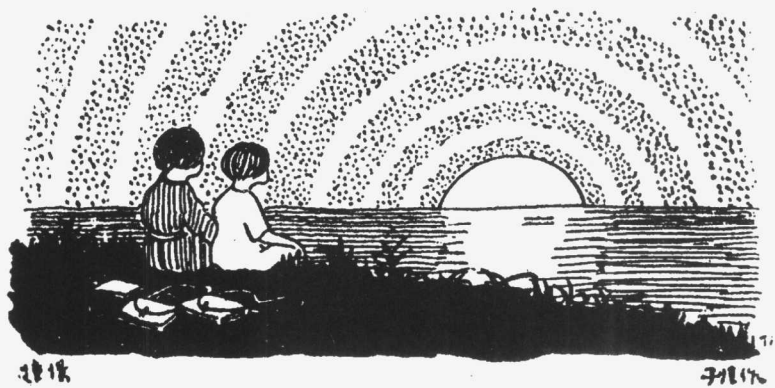
2000年、2001年两年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梁思成、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为此，自2002年起，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书系”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我的设想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

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

2001年12月25日，北京



丰子恺伫立苏州木渎古桥。



1

对丰子恺先生的认识，是从照片开始的，照片上的丰子恺亲切、和蔼，从身材到脸庞都是一副让人尊敬的艺术家的风采，尤其是他那一撮飘逸的胡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人风采——一位有艺术造诣也有铮铮骨气的人物。

后来又从他的《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进一步了解了 他，我的想象和照片上差不多，但从其散文中展示出来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学识学养却比照片丰富得多，其形象也渐渐在我脑海里高大起来，慢慢地形成一座山！心想，像丰子恺这样博学多

丰子恺一九八二年在上海。



一个人的灵魂能够保持住小孩时代的天真、活泼，并不跟着年华的长大而硬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贺的。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丰先生的话，不妨采用“秋天里的春天”这一句。

季诚性

才的艺术家，多少年才产生一个？

再后来，读他的漫画，读他的专著，读他谈绘画、谈文学、谈宗教、谈音乐的文章，惊叹一个人怎能在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取得这么大的艺术成就！这样的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讲是通才，诚如丰先生的高足潘文彦先生所言，丰子恺先生“一生乃萃艺术于一身，为学成就，堪称博大精深，多才多艺。于绘画、音乐、书牍、金石鉴赏、建筑艺术、艺术理论、散文创作、古典诗词等等，无不精通，别具风格，自成一家。又兼通晓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译著等身，初步统计，不下百数十种。如此艺才，不



摄于1918年，丰子恺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

我先从子恺的人品谈起，
因为他的画品就是他的人品
的表现。一个人须是一个艺
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
作品。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
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
言论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
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
情的流露。

朱光潜

惟国内文艺史所罕见，实为世界艺坛所稀有”。丰子恺生前对马一浮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读过丰子恺全部作品后，人们对丰子恺先生也会五体投地的。他一生出版了一百六七十部著作，且门类涉及方方面面，在二十世纪群星灿烂的文艺界中也可称得上佼佼者了。潘君所言“罕见”、“稀有”，绝非虚言。

丰子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位少有少见的伟大艺术家，一个对生活倾注了全部热情的佛教居士，一个有真情有真爱有真缘有真悟的人！

我有幸为丰子恺同乡，也有幸长期在丰

子恺故乡工作过，曾数百次地陪同丰子恺的敬仰者去石门缘缘堂参观。所以确切地说，我是通过丰子恺乡亲故里认识丰子恺的。

丰子恺对自己的出生地——浙江石门这一方土地是一往情深的，“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丰子恺把一生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都留给了故乡，留给了魂牵梦萦的缘缘堂！童年时代，丰子恺早慧的记忆里，留下的都是充满童趣而且美好的往事，无论是镇上的富家子弟还是乡间的贫穷孤儿，在年幼的丰子恺的视野里，都是平等的，少年的丰子恺生性文静而羞怯，只嗜好绘画和看书，连站到店门口临河石条上的胆量都没有，但他对同年伙伴

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

丰子恺

今日石门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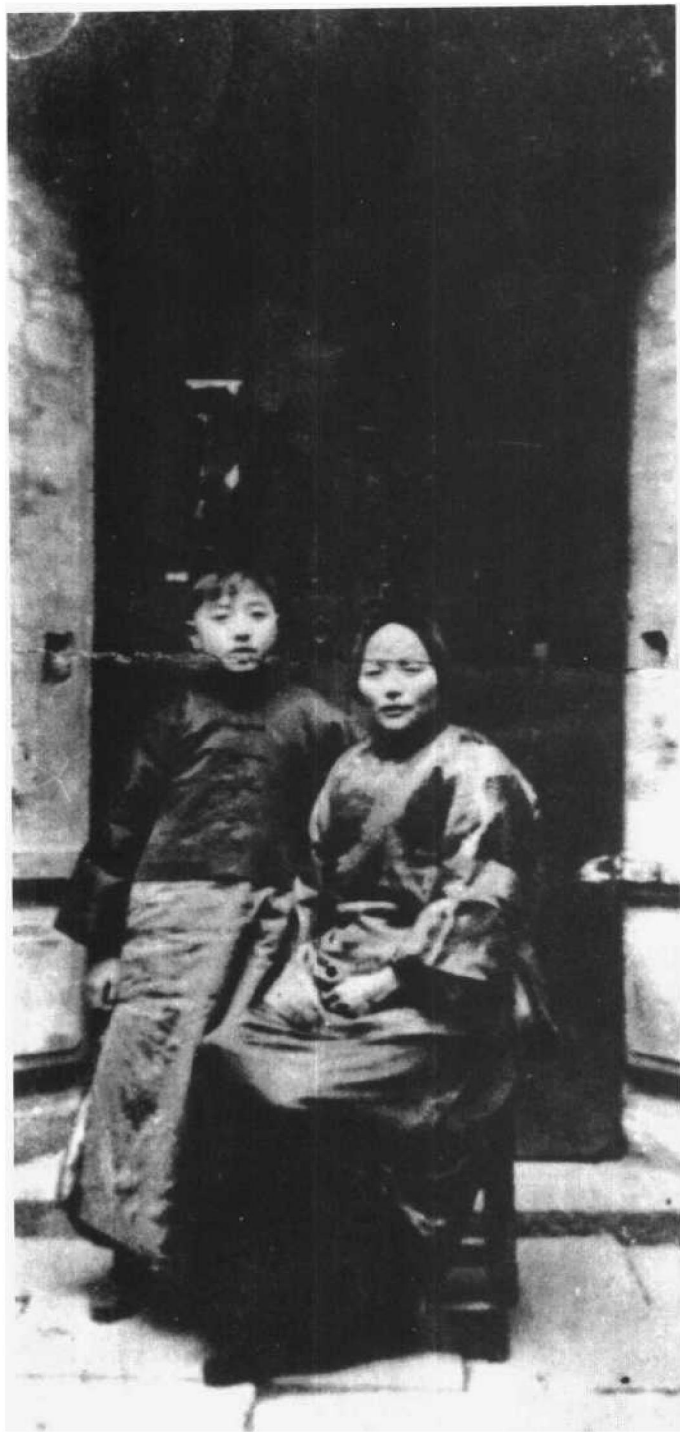
的勇敢和胆魄，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贴隔壁的小伙伴王囡囡带着丰子恺去钓鱼、摆擂台、爬树、放纸鸢，在丰子恺幼年的记忆里留下了快乐和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丰子恺对王囡囡小时候叫他“慈弟”长大后改叫“子恺先生”，曾经感慨万端，唏嘘不已！少年时代的丰子恺，对人间的曲直是非，真善美、假丑恶已有了自己的判断标准。一个卖柴把称的阿庆，因为他的二胡拉得好，丰子恺称他为小镇上的音乐家，对他称誉不已。而每天上午喝醉酒后在惇德堂染坊门口木场桥上边走边骂的癩六伯，在他眼里是个善良朴实的人——事实也如此——因而受到

清風明月與心齊
 廣德堂 惇德堂 染坊 阿慶 癩六伯
 主翁有秋其德昭昭也 豐子愷

今日缘缘堂。



丰子恺幼时与姑母丰漪红合影，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丰子恺留下的最早的照片。



少年丰子恺的尊敬。

在丰子恺的童年时代，家庭并不富裕，父亲中了举人却因母丧而丁忧在家，不能出门做官觅职，家庭经济仅靠一染坊支撑。后来父亲过早地去世，家境因人口众多而日显窘迫，少年丰子恺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而赢得石门湾长辈和同伴的敬重。小学里每次考试他都名列第一；他的绘画成了同伴们争抢的对象，后来甚至老师也请他画了张孔子像，挂在堂上让全班同学去礼拜，包括画像的作者丰子恺



丰子恺、徐力民夫妇 1919 年初结婚时的合影。

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于丰先生来说是痛苦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对丰先生的思想和生活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连年烽火磨练了一位与社会有某些隔膜的作家，促使他结束了宁静的生活，走向时代，走近人民。

姜德明

也不例外。

正因为故乡给了丰子恺这么多快乐的记忆，他对故土有这般深厚感情，他的恋乡情结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我一直在想，解放前，像他这样可以云游四方的自由艺术家，何以总是故土难离，过几年总要回石门湾住一段？看过他一些有关故乡的散文、漫画，看过他回忆自己童少年时代的往事，也就释然了。由此而想到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那一年，侵略者的炮火也烧到这个毫无设防也无法设防的平静的江南水乡古镇，一个下午惊天动地的轰炸，石门湾一下子变成一个死镇，据说那天下午死了三十五个人！日

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让丰子恺这个平时连蝼蚁也不伤的善良的艺术家人心愤难平。为了躲避战乱，他带着全家老小十余口离开了古镇，去乡下亲戚家里避难，此时，他内心的苦痛是难以形容的。他觉得自己靠了一个亲戚租到一条船，使全家得以逃难，而左邻右舍众多的乡亲们又怎么办呢？他恨不得能用一只大船将全石门湾的所有乡亲一起载走，使他们免遭日寇蹂躏！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却是丰子恺真情的流露。逃难的路上，一位摇船的民工被拉夫，当时丰子恺对这



三十年代丰子恺全家在乌镇。





岳父家是崇德县望族，抗战前丰子恺与岳父家人合影。



个民工许诺说，你先去一下，我们在塘栖等你。民工去不去，由不得丰子恺，但这个想当然的允诺，却让丰子恺后悔了一辈子，因为船到塘栖，兵荒马乱，根本无法泊岸等待，只能随水而去。所以丰子恺认为自己食言，认为自己愧对这位小乡亲！

丰子恺带着对乡里乡亲的这份感情走遍大半个中国，也带着它走过自己的一生一世。直到晚年他依旧乡情浓浓，心中眷恋的依然是生他养他的那个地方。

1975年的春天里（后来才知道这年也是1898年出生的丰子恺生命的最后一年），丰子恺回故乡成了石门湾里的特大新闻，自从他称之为“秦始皇拿阿房宫来换都不

肯换”的缘缘堂三十年代被日本炸弹毁掉之后，丰子恺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离别，三十多年的牵挂，丰子恺在垂暮之年重寻散落在故土上的感情，委实有点悲壮的意味。那是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丰子恺坐火车先到长安，然后坐乡下外甥摇来的小船，直奔石门乡下——当年逃难第一站——南深浜。南深浜这个水乡村坊里，有他胞妹雪雪，他要去做一番“大客人”。

从长安下车坐船回乡也许是丰子恺有意安排的，这条回家的路，丰子恺青少年时代是经常走



用了两千元钱，去日本学习十个月，金尽而返国，因此丰子恺戏言：“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这是他刚从日本回来时拍的照片。

